

读 卖 文 学 奖
岛 清 恋 爱 文 学 奖

〔日〕 桐野夏生

王皎娇

译 著

十二カアル

怎 忘

又 怎样

栏 羊

战争是这样一个怪物，它会告诉你：
除了活着，其他一切又能怎样？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又

桐野夏生

王皎娇

译 著

ナニカアル

怎样

栏羊

又怎样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7-9290 号

NANIKA ARU

by Natsuo Kirino

Copyright © 2010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FFICE KIRIN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怎样/(日)桐野夏生著;王皎娇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674-3

I. ①又… II. ①桐…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1335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王轶华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674-3
定 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黑川久志先生：

见信佳。听闻大家近来过得都不错。久未谋面，心存愧疚。

这次您寄来的柚子十分好吃，心中不胜感激。姨父很喜欢吃柚子，如果他还在世，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另外，感谢大家都来参加了葬礼。只是由于时值盛夏，我和姐姐都在担心，不知道您母亲有没有因此而身体不适。对了，她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

话说回来，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四十九天就过去了。骨灰安置完毕才发觉，下个星期已经要十二月份了。姨父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一定开始为玫瑰花园的过冬准备而烦恼得坐立不安了吧。

去年的冬天，没有轮椅的话，姨父根本无法外出。他吵着要为玫瑰花园施过冬的肥料，还要修剪枝叶，于是请来了附近的年轻花匠为自己推轮椅前往。（通往玫瑰花园的路有一些坡度，以妇人的力量难以推动。）

姨父经常说，即使生病也好生虫也好，玫瑰在冬眠的时候调养生息，到了春天就会如再生般开花。所以冬天对于植物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时期。

姨父不是一个特别会说教的人，但是每次说完玫瑰的事情之后，一定会加上一句：“我常说植物冬眠，其实人类也需要像死了般的休眠时期，没有休眠，就没有重生。”这句话让我怀念不已。

现在姨父不在了，剩下的净是些完全不懂玫瑰的妇人。无奈之下，干

脆便撒手不管玫瑰花园了。画家梅园龙三郎曾经说过，“非绿敏先生的玫瑰花园不画”，如今花园却在渐渐枯萎。令我不禁感到，一个“人”过世带来的影响竟有如此之大。

黑川先生，我一直习惯称他为“姨父”，不好意思，改不过来了。即使现在，叫他“姨父”也比“丈夫”更符合我的心境。

和绿敏结婚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姨父无论经过多少岁月蹉跎，在我心中也依然是姨妈林美美子的丈夫。反过来也证明，美美子于我、于林家，都是太过巨大的存在。

黑川先生，您是为数不多的知悉我们家里情况的人，所以我总是忍不住对您诉说这些陈年旧事，请您见谅。

其实姨父是在很多年以前向我求婚的。外婆菊在昭和二十九年过世，比美美子晚三年。在外婆过世后两年，大约是昭和三十一年年的时候，姨父向我求婚了。

外婆在八十五岁那年寿终正寝，仅仅只有五天卧床不起。外婆原本说：“只要活着，即使让我爬，我也要爬去厕所。”结果她真的是爬着去的。随后就像枯木折断般，故去了。美美子突然病逝的时候，所有人都沉浸于悲伤之中，而外婆的死是属于幸福的，当时大家心里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不过外婆故去的那一年，不知为何我的母亲也病逝了。外婆的两个女儿（不同父亲），就像是外婆将她们俩带去黄泉似的，先是妹妹美美子突然病逝，接着在同一年，姐姐静也故去了。

就像是外婆顽强的生命力吸走般，两个女儿早早地便离世了。

我怀着这种念头，一个人整理着外婆的和服。这时姨父走进房间，一直盯着我的手边看。外婆的和服，宛若小孩子衣服似的，又短又小。美美子和我个子也都很小。

我一边笑着一边对姨父说：“这么小的和服，大概只有小孩子或者我才穿得下吧。”

“房江你穿不就好了。”

“我才不要呢，外婆的和服都好土。”

我经常被嘴巴不饶人的外婆欺负，所以才不稀罕她的东西，这样的心情无比强烈。姨父只得在一旁苦笑。

“那倒也是，那么烧了它吧。”

才过世两年就烧掉遗物，总觉得心里有些愧疚不安。于是我看着姨父的脸表示抗议，姨父则躲开了我的视线。

美美子的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焚烧炉，在那里烧掉了许多东西。比如废弃的信件与稿件、没写好的日记。作家的家中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具有文学价值，所以姨父一定会仔细检查，把东西分类为需要保存下来的和需要扔掉的，再做处理。

所谓处理，即是完全消失。简单地说，就是烧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姨父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不，应该说不止是聪明，而是作为作家林美美子的丈夫，在保护着她，保护着家人，更是保护着自己。

我有点不舍地说：“确实，早晚是要烧掉的。”

姨父微微发福的脸上露出沉稳的笑容。

“没办法，所有的事物都有终结的时刻。选一件喜欢的和服作为纪念，其他都烧了吧。对了，让姐姐们也一起帮忙选。”

姨父说完之后，刚想踏出门槛，突然转身又对我说：“房江，外婆也过世了，你怎么办，和我结婚吧？”

姨父这里，有一个养子小晋，可能是需要一个女人来带大他吧。但是姨父向我求婚的时候，我才三十一岁。虽说不算年轻，但是往后的人生或许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于是，我被突然袭来的求婚给吓得瞠目结舌、无言

以对。姨父看看我的脸，继续说道：

“有人给我介绍二婚的人选。但是，我想把美美子一个人积累下来的财产留在林家。”

也就是说，如果姨父和别人结婚的话，林美美子的财产就要分给别人了。姨父一定是觉得这样会对不起美美子以及她的家人吧。姨父就是一个这么爱顾东顾西的人。

姨妈身亡后，出版了许多全集。姨妈写的小说依旧大卖如初。光是版税，每年就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除此之外，在落合^①有一座五百坪的宅邸，以及同样有五百坪的玫瑰花园。这的确是相当大的一笔财产。

我是美美子的外甥女，和姨父结婚，当作是为了照顾小晋也好、为了防止林家财产外流也罢，是一个好办法。小晋也非常喜欢我。正当我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时，姨父有点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房江还年轻，将来可能会和别人结婚，把我刚才说的话忘记吧。”

我和姨父相差二十三岁，几乎是两轮。向我提出结婚的时候，姨父已经五十四岁了。可能由于自己会不断变老，而终究不忍心束缚年轻的我吧。不过，姨父没有信心能一个人照顾好小晋。再加上我在鹿儿岛的母亲过世，也担心无依无靠的我吧。

我应该跟您提过，在姨妈身亡前两个月，我被姨妈从鹿儿岛叫来东京，帮忙料理家务。

没想到，我才刚来，竟然只照料了姨妈临终那段时间。更加没想到，我会嫁给姨父绿敏当他的续弦。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偶然，朝着无法想象的方向发展。

① 地名，在新宿区内，交通便利。

美美子身亡时才七岁的小晋，当时已经十二岁了。就读于学习院^①初中一年级。由于是男孩子，已经到了很难弄的年纪。并且，小晋也很清楚自己身为养子的身份，对姨父多少有一些疏远。有些时候甚至生分地像外人，小晋从不敢向姨父撒娇。但是，对作为“替身妈妈”的我，小晋什么都说。

“不给我买摩托车的话，我就学人抽烟了！”

我受到过诸如此类可爱的威胁。小晋不敢对姨父说的话，全都和年龄比较相近的我倾诉。所以，我也很疼爱小晋。虽然无法想象和姨父结婚会怎样，但是我确实想过，留在姨父身边，抚养小晋长大成人也不错。

再者，失去美美子之后，林家繁忙依旧。出版编辑会来商量关于出书的事，报社与杂志社也会来采访，有人想把书拍成电影，也有新的出版社来商量想出全集，还有书迷们也会来。林家是一个客人纷至沓来之所。

家里有女佣，但是不可能很负责地照顾孩子。拾掇庭院是姨父的兴趣，为此也需要一个能辅助他的女人。

对于姨父的求婚，我和姐姐们商量过应该如何是好。姐姐们认为，如果我愿意的话，最好和绿敏结婚，一起抚养小晋。但是，我觉得还为时过早，所以犹豫不决。小晋正值内心波动很大的年龄，再说大家现在也生活在一起，没有着急的必要。

黑川先生与我的姐姐们也见过好几次面吧。与美美子同母异父的姐姐，就是我们姐弟的母亲——静。

外婆的四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父亲。最大的是静，美美子老二，第三第四都是男孩。静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上面三个都是女孩。我正好排第三。外婆和美美子在我还小的时候就说，你们家里有三个女孩，不如给我

① 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

们一个吧。于是把我从鹿儿岛叫到过东京一次。芙美子本来想让我做她的养女，不过我当时还是孩子，想念姐弟多、热闹的家，于是很快便逃回了家。

芙美子好像很生气，昭和二十四年时，由于《浮云》^①的采访来鹿儿岛的时候，我们姐弟都被芙美子叫去骂了一顿。

“你们一个一个都那么快就逃回家！”

这句话是她喝酒的时候边哭边说的。芙美子这人一喝醉就哭。

我的大姐叫纯子，首任丈夫在硫黄岛战役中自杀殉国。和第二任丈夫所生之女叫早苗。早苗碰巧是芙美子身亡的那一年出生的。

在姨父葬礼时早苗给您倒了杯茶聊表谢意。作为她的姨妈可能不应该这么说，早苗真的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在姨父死后，这个家的善后工作、著作权的管理事宜，她都帮了我不少忙。

我的二姐叫伸子。她的未婚夫被强制征兵^②，在新几内亚战死，她便一直单身。她搬到落合来之后，帮我一起看护行动不便的姨父。其实纯子和伸子，两个姐姐的人生都被战争染上了浓郁的色彩。我在家中排第三，幸好年轻，没有受到战争多大的影响。今后我打算继续靠早苗的帮助，和伸子姐姐两个人悄悄地活下去。

继续说说姨父，丧偶的他意外地很有女人缘。经常有素不相识的女性自说自话地走进家里，一边说着“真是漂亮的院子啊”，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姨父修剪草草。姨父在作家芙美子背后默默支持她写作的形象，似乎传遍千里。

实际上，姨父是个沉着稳重的人。可能由于年龄差距较大，他从来没

① 著名长篇小说，1955年被拍成电影。

② “二战”末期1943年，由于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强制满20周岁以上的学生去前线参战。

有对我大声讲过话，我甚至连他生气的样子都没有看见过。

姨父、小晋和我，真是神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共通点。所有人都和芙美子有关。姨父是芙美子的丈夫，芙美子不知道从哪里领来了小晋，还有芙美子的外甥女我。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一起生活着。随着小晋不断长大，我们也像普通家庭一样去了各种地方。

小晋死于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学习院里的学生们家里都有别墅。于是我们也打算在蓼科^①借一套。加上大姐家的早苗和姨父的侄女们，我和姨父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去了蓼科。住了大约十天，暑假快要结束了，于是大家准备打道回府。

回程的火车十分拥挤，那些来钓金鱼的人还把水打翻在车厢连接处。乘客们相互间都在叮嘱，小心地滑不要摔跤。我们正好站在车厢连接处，由于我领着亲戚的幼儿看上去很辛苦，所以别人让了座位给我。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进入车厢，而没有看到小晋时不时地把身体探出火车外玩闹。

火车在快要到大月^②时突然加速，差点被甩出车外的小晋急急忙忙想要收回身体。结果不慎摔倒在湿漉漉的地上，狠狠地撞到了头。我得到消息后立刻飞奔到小晋身边，他好像睡着了似的躺着，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小晋竟然会死于非命。现在只要想起来，还是觉得心痛不已。

当时没有搬运遗体的车子，我们担心要怎么把小晋带回家里。如果能借一辆巴士就好了，在巴士中间铺一块木板，把小晋平放在木板上。想必黑川先生一定听过这件事吧。

原本我们是打算三个人互相扶持共度此生的，所以小晋的死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十年间办了三次葬礼，林芙美子家中的悲剧

① 地名，观光胜地。

② 站名。

持续不断。面对这无情的一切，姨父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所以姨父才会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大家，于是他每天紧绷着神经，肩负起更重的责任。而且，当时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应当正式结为连理，但是在小晋死后结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被人误解。我想姨父一定也为此烦恼至极吧。

在小晋第十三次居丧法事结束后，我和姨父终于结婚了。从他第一次求婚开始算，已经过了十六个年头。我们结婚时姨父七十岁，我也四十七岁了。

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不觉间，我也抱有和姨父一样的想法了。姨父此生都在牢牢守护着姨妈一个人创造出的财富。我下定决心今后要协助姨父，把这笔财富好好地留在林家。姨父在昭和十九年舍弃了自己的姓氏，和小晋一起作为养子进入林家。我和姨父结婚后，也随他姓林。我经常这么想，我和姨父这辈子，是通过作家林芙美子成为了家人，才有幸经历这段奇妙的命运。

黑川先生是姨父多年的友人，由于毫无顾忌，所以才不知不觉地写了这么多陈年旧事。请原谅我的礼数不周。

原本不想借着这封答谢函说的，其实有一件事希望能得到您的认同。在姨父死后，我们已无力维持宅邸开销。我和二姐伸子商量，要不要在这块地上建一栋公寓。就在此时，新宿区向我们提出要买下这块地，建一座林芙美子纪念馆。这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好建议。

面对这个家将要解散，我犹豫了很久。毕竟这里是爱钻牛角尖的芙美子花了数年研究，并且和木匠师傅一同前往京都参观学习，由山口文象^①设计的绝佳宅邸。姨父也十分爱惜房子和庭院，在安装方便轮椅推行的无障碍走廊时，也千叮万嘱工人们绝对不能在家中留下任何伤痕。对于新宿

① 近代著名建筑家。

区提出的建议，我和亲戚们都没有异议，决定欣然接受。所以最后，作此通知，希望我们的老朋友黑川先生也能够认同此项决定。

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

平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林房江

黑川久至先生：

在这个隆冬时节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庭院的梅花渐渐地鼓了起来，我暗自在想，今年春天会不会来得早一点呢？

得知大家一切都好，我便放心了。感谢您这次特地寄来饱含关切之意的信件和年糕。年糕十分好吃，马上就吃完了。话说回来，今年新年过得有些孤单，没有姨父的家，又大又清寂。

另外，我从心底里感谢黑川先生赞同我们的决定。让姨父伤透脑筋的美美子文学资料保存一事，听说新宿区会代为管理，我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很多。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余生若是能够为林美美子纪念馆的运营尽一点绵力，也算这辈子活得有价值了。

这些日子，我正忙于挑选捐赠给纪念馆的美美子遗物。伸子和大姐之女早苗都在帮忙，但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只好劳驾新宿区的负责人过

来，帮我们挑选、分类。

姨父是个爱整理的人，自始至终都亲自检查、选择资料。但是晚年的姨父靠着轮椅生活，身体自然不如以往灵活。正因为这样，积攒了许多信件与资料没有整理。而且，我和姨父不同，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所以整理起来很花时间。

芙美子还留下了许多和服，很抱歉的是，过了这么多年，有些虫蛀、发霉的已经无法拿来展示了。当年我刚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时候，姨妈给了我许多时髦的衣服，而且我体形和姨妈一样小，穿起来大小很合适。她还给我包和鞋子，但是有些已经不流行了，于是都被我扔掉了。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如果把那些东西留着该多好。

严冬之际，请务必保重身体。

平成二年 二月三日

林房江

黑川久至先生：

见信佳。我家庭院的石榴花快要开了。这是芙美子和姨父都很喜欢的花，让它在此地绽放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而且，紫阳花已经盛放了。现在我每天都如释重负地想，当初没有在这块地方建公寓实属万幸。

感谢您前几天来访问修建中的纪念馆。您在漫天灰尘的环境里坐了

那么长时间，姐姐很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健康。而且，您母亲又住院了，想必您相当担心她吧。可是您却不远千里来看我们，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其实，今天写这封信的原因，主要是想和您商量前几天我提到的那件事。由于我们几个无法作出决定，所以想听听黑川先生的意见。

姨父生前经常说：“我的画不值钱，全都给我烧了。”黑川先生应该也知道，姨父对自己的画，一直评价过低。

姨父曾经画过一幅小时候的我，还入选了二科展^①，但是从那以后就不太画画了，整天辅助美美子经营管理、拾掇庭院，假装自己活得很随心所欲一般。其实，为了不伤害到美美子，也为了保护我们免遭训责，他一直行事谨慎顾虑颇多。

那幅画我的画，不知是什么缘由，给了某地方文学馆。画美美子的画好像在姨父老家信州的朋友那里。还有一幅是家里附近堤坝的画，由于姨父非常喜欢，所以我打算保留下来，挂在纪念馆的画室里。

其他的画都被姨父藏在二楼的储藏室里。用“藏”也许有点夸张，不怕黑川先生笑话，其实二楼有姨父专用的储藏室，谁都没有进去过。

在姨父奄奄一息之时，又向我强调了一次，“一定要烧毁所有的画”。姨父好像对黑川先生也多次提到过吧。姨父曾苦笑道：“黑川先生阻止我说，烧了太可惜。”但是我认为，这是姨父的遗愿，所以我只能将画烧毁。

姨父把筛选、编辑美美子写的文字作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坚信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家人。在姨父身边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也认为姨父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社会，会把很小的事情过分地夸大，说得玄乎其玄。

① 绘画比赛。

人们对美美子这样，对我们遗族也是。很多人不懂得体谅，他们认为我们一定是为了大赚一笔才把土地卖给新宿区。这次为了建纪念馆，被污蔑了太多莫须有的事，我伤心得简直难以言喻。因此，我认为姨父一直以来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对美美子和家人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材料，无论是什么都不得见天日。

对于画家“手冢绿敏”来说，是不希望自己留下的画，遭世人议论的。尤其因为，美美子是一位自负于绘画才能的作家。美美子在世时，有人把他们俩的画作比较，好像还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所以我谨遵姨父的遗言，把二楼储藏室内的画全部搬出来，一幅幅地烧毁。一共有三十来幅画。早苗觉得太可惜，所以带回去几幅。剩下的全被我痛痛快快地烧毁在焚烧炉里了。这是丈夫的遗愿，作为妻子的我必须听从。

我以为油画很容易烧着，其实不然。像在显示着画家的激情般，先有一层蓝色的火焰包裹着表面，然后静静地、静静地烧着。真意外，我本来以为一下子就会燃起熊熊火焰。

过了这么多年早已干透的颜料，像是被火焰唤醒般，一瞬间变得黏黏的。油画似乎在哀叹没料到自己会被烧掉。当时我感觉很害怕，但还是拼命地把它们烧毁。

早苗把画一幅幅地从二楼搬来，堆在焚烧炉前。我不知道画框尺寸是多少，但都不是很大。姨父特有的上色方法是，把灰色、茶色、土黄色和黑色，尽是暗沉的颜色一层叠一层地涂在油画布上，画出来的周边景色大多单调枯燥。

“姨妈，这是什么？”

早苗发现了藏在油画背面的文件袋。我吃了一惊，拆开袋口看。

没有云朵的秋日正午的山峦

为绚烂青春而发烫的树木间
神仙都打了哈欠

盖满大地的寂寥落叶
闭着眼什么都不用想
在我额头捧起悲伤时
慢慢地来到无尽的远方
向远方释怀了秋愁

收割的金黄麦穗
田野里的红色花朵
疲劳与成熟
又怎样

我现在活着

粗粗看了一下，美美子的笔迹映入眼帘。对我而言，是十分熟悉的笔迹。我立刻告诉早苗，绝对不能让新宿区的负责人看到。

早苗觉得很不可思议，问我原因。纪念馆的负责人最怕遗漏资料。虽说是姨父的遗言，但关于烧毁油画一事，一定让他们痛惜不已。

我突然意识到，与其说这是“资料”，不如说是姨父不想让别人看到而藏起来的东西。但是又不忍心丢弃，毕竟它是美美子在这个世上活过的证据。

黑川先生，如果您愿意给我出出主意的话，我将立刻别函寄上美美子的手稿。本来打算附入此信寄给您，转念一想还是应该先征得您的同意。毕竟，烧毁还是保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现在我才深切体会到，姨父所

承担的职责是多么沉重。

内容是芙美子亲笔写的游记。与其说游记，不如说是回忆录。写的是她在昭和十七年受陆军委托，长期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候的事情。战后，根据当时的经历，写了《浮云》一书。这份手稿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回忆录。

刚才的诗其实是《北岸部队》^①开头的一首原创诗。早苗正好在读《北岸部队》，便告诉了我。

我装作无意中向纪念馆的负责人问起战争时期的事。原来被军队召集去的作家，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做文字记录的。如果被发现，一定会被销毁。所以芙美子或许是在队伍里偷偷地写，或许回来之后边回忆边写的。

前几天我读了这份手稿。读完之后，全身被恐惧侵袭，手脚不停地颤抖。之所以会感到恐惧，是因为如果手稿内所记录的都是事实，那么姨父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读完的呢？姨父没有将它烧毁，一定是担心这份手稿乍看之下很真实，但也不能排除其实是小说的可能。所以他踌躇不决，担心自己万一把文学作品处理掉怎么办。但是，如果这份手稿都是事实的话，也许就等于在否决我们一直以来的生活信念，并且对芙美子的研究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承蒙黑川先生的厚情，我一直都把信写得这么长，真抱歉。说实话，现在姨父不在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请您读完信后，务必给我一些建议。

时值换季，请保重身体。

平成三年 六月十五日

林房江

① 日记体小说。